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記十一首

監祭使壁記

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閲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公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拜監察御史是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蓮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泒崖州此公所謂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者也明年劉禹錫始復舊制葢是時劉亦拜監察御史云然劉本傳其革正制

令皆不載其曰明年此記貞元二十年作也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劾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明皇開元中張說以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中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施敬本蕭嵩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葢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禄合其

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音資盛音成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戛訖黠切書戛擊鳴球注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簨簴綴兆之數簨音筍簴其呂切樂器所垂也周禮梓人為簨簴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罍音雷洗音鮮醆音盞斝音賈又音稼鬱鬯尊又玉爵名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若其實列若一作引數設篚朴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燎音了瘞於例切埋也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宫御廪之實畢備之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

者必復於上華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禮記天子設四學鄭氏注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四門學蓋取四郊之意始於後魏時以遼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始合于太學至是柳立武儒衛歐陽詹為之紀名氏於壁而公為之記也據韓文公集有歐生詹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四門助教將率其徒服闕下則三公之在四門館蓋在貞元十五六年間記是時作也武儒衡歐陽詹史皆有傳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

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稺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九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間兼取易傳禮記保傅篇之說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漢賈誼舉上保傳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叅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隋氏始綠於門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冑子者及庶士

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古雅切稻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朴撻犯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木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秘書知章也舊史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後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散騎崇敬也天寶

中舉博通典墳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賢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一無上三字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

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内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京兆府為雍州而縣之分改廢置不一武功本周后稷所分之地周紀所謂封棄於邰是也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為一故武功為甸内縣最大武德初又分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為稷州盩因后稷所封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以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至是元和十五年改邑於南里而丞廳壁壞前所官署舊記皆逸無繼後三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

族子存持地圖而求公為記葢當

貞元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云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内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内諸侯為王内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葢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令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於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内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斄與邰同史記作邰音胎秦作四十一

縣㓗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葢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髙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雚菽之宜秬黑黍也秠音丕一稃二米也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大雅言詩之大雅也詩大雅生民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推以配天焉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即公秬秠雚菽之宜之意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頴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

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漢高帝即位乃西都洛陽兵皆罷歸詔曰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卿大夫以上令吏與抗禮注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抗禮抗禮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唐自天寶亂後兵政亲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淩暴民間苦之此公謂西郊捍戎者也葢嘗考之自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德宗建中四年癸亥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原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則西郊之屯至是去矣自是歲癸亥至貞元十七年辛己為十九年此與公記所載皆合盩厔畿內縣也堂作於貞元十八年五月記亦是時作主簿某名氏不可考云

盩音舟

厔音窒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於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

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於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

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罇俎靜嘉燔炮烹餁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唯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初又罷宣歙池鄂岳沔三郡團練觀察使陜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隷諸道後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惜有為經略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為冊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為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帝幸蜀有為置頓閤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

者也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者不一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防禦諸使者又不一要皆兼御史而其權益不輕舊史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此公所謂武公以厚德居位者也

公時為監察御史故曰命其屬書之記是年作明年公遷禮部郎云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葢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

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内拓定于外戡音堪拓音託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唐都長安屬關内道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三十五華同鳳翔邠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雖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故關驛在馬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葢邦畿之内者也大歴以來始命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貞元十九年韓泰始鑄印正其名而公為之記以署于壁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記次前篇亦二十年作也泰新史附王叔文傳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覲于闕一作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外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潼關在華陰華陰櫟陽屬華州縣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厔音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武功好畤皆京兆府縣畤音止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

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飫於據切）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

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

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葢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嶺南五府廣州安南桂容邕也節度使理廣州舊史馬揔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八年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記所謂扶風公即揔也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一作名字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

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藩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作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一有境字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一有外字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饔於恭切熟食也餼虛器切饋餉也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

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從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作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

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綠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幢𠍜江切茸而容切纛音導以氂牛尾為之繫左騑馬軛上)金節析羽斾旗旟旞(旟弋於切周禮鳥隼為旟旞似醉切金羽為旞)咸飾于下鼓以鼖鼓(一作晉鼖音墳)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罽音計西胡毳布織毛為之若今毾及氍毹之類)胡夷蜑蠻(蜑音但蠻屬)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鉶音刑)體

節燔炮胾炙胾側吏切大臠也炙之夜切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有醍齊盎齊酒名也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揳古八切亦作戛吹尺瑞切飛騰幻一作眩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宋華元也文公九年代公子成為右師鄭之伐宋也受命于楚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刻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作之年月具見于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

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顏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反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

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賔屬受辭而來使旅貢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間轅門十舍而如近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邠寧之能政也（邠寧一作朗寧）惟　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禮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一作捍敵）西陲而戎虜伏息戎功溢于太常盛烈

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嚴公嚴礪也舊史礪本傳先是礪從弟震在山南為牙將礪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即以是年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而此記云收于梁五年蓋自十六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為五年也是歲順宗即位故曰嗣天子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然傳皆不載加禮部尚書事豈略之耶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徳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黨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徳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四鄙密以公密一作私一無公字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歳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

患之

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一無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粮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餫夫畢力餫音運說文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

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就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礬兮切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測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一作水怒湍他官切悍音旱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一作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

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冦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虚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昏札饉音僅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虹梁不成虹梁一作杠梁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

出四方之力一作四人而百役已就且非我一無非字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遷興歎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

白圭壑隣孟子不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吾子過矣

公能曳

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縣屬桂州集中有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五年矣盍遵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又在後也

賢之興而愚之廢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一作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甚於恡且誣恡音吝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

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一無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協（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謳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丁舜年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記六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也憑刺潭州在貞元十九年間記云刺潭三年當永貞元年也是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據集有與楊誨之書誨之憑之子也書云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是憑永貞元年尚在潭而公過之作是記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作三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戶黯切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木名似栟櫚葉冬不落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

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其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

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裴公行立也本傳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記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詔至嶺表在元和十三年矣記是時作公時刺柳州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騖音務馳也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灕音離灕水出零陵水之中曰𧇊氏之洲𧇊音紫又即移切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廟切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攸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畂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刜扶弗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内重江束隘（烏懈切亦作阸）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㸦見（倏音叔走也㸦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灕山涵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内（亭一作庭）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顥音浩）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

羨門古仙人也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上音環下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

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邕州公名寬字存諒公嘗誌其墓又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記所謂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者也記云歲在辛卯葢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薄柱也櫨音盧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梲注梲音拙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不斲椽（斲音卓）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崒慈恤切）

突出也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於崑崙之阿賓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而不至此也謝公之屐齒不及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謝玄已破苻堅不覺屐齒之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墅音泊廼塗作我

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公元和元年貶永州在永凡十年其州刺史見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元和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此記所謂韋公者蓋在七年八年者也見集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詩記在七年作

將為穹谷嵁巖嵁五男五咸二切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争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力救切）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

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緑逺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外陳勝傳與守丞獨戰譙門中顔師古曰譙門上為髙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居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娱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逺豈不欲家撫而户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一作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崔公名能新史有傳公集中湘源二妃廟碑亦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即此也作之年月記具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一作百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藂與叢同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代竹披奥敧側以入緜谷跨谿

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一作愕目卒倉没切愕音諤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剪焚榛薉於廢切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上烏宏切下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若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攅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

蓺是野眉尨齒齯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徳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表顔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我公之徳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萬石君石奮也孝景時以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逦舉集其門乃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隷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湘源皆永州縣也薛存義自湘源來令零陵凡二年公集有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考要皆在永州時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汚塗沮將豫切洳音茹陷濕地也詩彼汾沮洳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年辯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鼛音皋土鼓也雞豚糗醑上兵救切下司呂切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傍邑倣焉然而未甞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

若也(澹音淡)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居爻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璁蕭條(瓏音龍璁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於恭切熟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辟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裨諶鄭大夫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辪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辪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辪拜首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記九首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曰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

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土貢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恱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熈熈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頼而後力欺誣屛息信順休洽吾是以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

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又曰象不得有

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序所謂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之意也庳音鼻史記作鼻河東薛公伯高也然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伯高始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又云既底于理似非初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曰某時謫永州記必將召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位變呻為謡若瘘而起瘘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踴音勇讙

愛克順既厎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祠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悌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耉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癃（音隆）公起其羸髫童之嚚（髫音苕）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羡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户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乎鬼神（一無明字）愷悌達于蠻夷（一無悌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

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亦同寔不原其說甘茂傳秦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或是此也此記息壤之說皆取此以為疑公時在永州作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甓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鍤測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音幾祥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

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者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凡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有不考而得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藂與叢同穹若洞谷蓊若林麓蓊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名焉龕音堪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說文清水也坻直尼切說文小渚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

楩柟之植楩毗連切木似豫章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薈音檜步武錯迕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溫風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陿胡夾切隘也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窅伊鳥切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

玆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

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亭記又當作於前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篠音小簜音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上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

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一無乎字乃取官之禄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葢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

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據記云余名在黨人云云記當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也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向居

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户户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牖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户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據記云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就記當作於元和十二年云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彌兖切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直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

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横術（音遂月令曰審端徑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

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畆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食稜切 塍畦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序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馮公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百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旦切）衆寶以為飾其

人無有十纒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語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刺史李承晊音質大明也曾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

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繢胡對切）繒蓋幢幡以成就之（繒疾陵切）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吳人呼水際曰步韓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即此旨也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云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者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獨何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

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錡魚倚切左氏筐筥錡釜之器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錢音翦鎛音博詩臣庤乃錢鎛周禮鍛氏為鎛器注錢鎛田器刀鈇亦兵器也鈇音膚）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音戮）斯可

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又漢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記山水十一首

游黄溪記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黄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黄神王姓葢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浯音吾水名

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閭江切水名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或無神祠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憩一丘列切論語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

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頦頷齗齶頦胡來切頋下也頷户感切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齗魚斤切齒根肉齶三各切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近而又

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隂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然皆次第而作此作於元和四年記所載也

自余為僇人僇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髙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抵一作指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火加切峆岈山深之貌洼烏瓜切水也汙也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

臼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回切又薄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塿力狗切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據潭西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亦元和四

年文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鈷音古鉧字諸韻皆無從母字唐韻作鉼下注云鈷鉼也鉧疑是鉼莫浦切又莫朗切并注云鈷鉼也鈷鉼乃鼎具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小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莫貝切水名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下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貿音茂予樂而如其言

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潨在公切水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嶔音欽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

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音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

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兹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灃音豐鎬下老切鄠音户）則貴游之士（一無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金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嵁五男苦男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襲余弟宗玄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崔氏二小生

即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 嶂音障瀨音賴 其中重洲

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黒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歴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轇音膠轕音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勃香氣蓊烏孔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泉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上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鯈徒堯切白鯈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

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

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其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

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欐力計切 梁棟名)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公以元和十年正月自永州召至京師是年三月復出刺柳州故記云元和十二年十月某日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部鄙切）豕得以為圊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刜扶弗切）蠲疏（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成切）易為堂亭（易以是切）峭為杠梁（杠音江說文林前橫木一云旌旗竿）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嶛潤瀯灣（嶛音聊亦作崄 瀯伊盈切 灣烏還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

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凡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涯戶對胡對二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顛咸切高巍

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髙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古切）皆獨立不倚北沉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一作茄房）或積於下

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蒲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篔音員簹音當竹名）多槖吾其鳥多秭歸（秭咨李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髙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

人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糈音所又音胥稌諸韻皆從禾徒土切沛國呼稻為稌陰酒虔則應公嘗有雷塘禱雨文有云維神之居為坎為雷又云欽玆有靈爰以廟享是必有神以司其風雷而禱無不應矣

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柳河東集卷三十

唐　柳宗元　撰

書明責躬六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

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䰟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腹中結痛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瘴音障忽捧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為人肓音荒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

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一作末路阨塞臲卼臲五結切卼音兀不安也）凡事壅隔（一作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讟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音詆）旁午構扇盡為敵讎（一作便僻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文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

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思除弃廢痼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獠夷名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腸一作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一作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

與罪大者親昵一作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當

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惸惸然一作慄慄然或作慄

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及此誠丈

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

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攜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為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摑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撾陟瓜切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冊管

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僻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諡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無古人之實一有為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慚而送還此真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

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

鍾儀南音卒獲反國成九年左氏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乃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南音楚聲

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欒盈出奔楚范文子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范痤騎危痤才戈切騎音奇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

蒯通據鼎耳蒯苦怪切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舍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

張蒼韓信

伏斧鑕鑕鐵鍖也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寬補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使之北地視畜其後以議封禪事拜御史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灾仲舒居家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黄金可

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說文恇怯也淟涊垢濁也楚詞切典涊之流俗恇音匡淟涊音典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恐懼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覼縷說文好視也一曰委曲上力禾切下音呂覼當從咼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牴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

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覯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後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楊憑傳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誨之即憑之子公嘗遺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書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則此書當在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儁音俊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

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一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姓澹臺名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名見之為令狐畧等讒之竟不獲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景畧王猛之字云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拒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王乃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及括之母諫趙王以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遂將其後果敗馬謖得以惑孔明

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又令統大衆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音縮起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建安十九年先主為漢中王以靖為太傅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

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一無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

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其心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難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焉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令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倫追切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

之敬之希屈焉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之道之一作大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少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

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笑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大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高才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眊音冒目少精）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霾音埋說文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一無又字）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不知所往一遇火恐

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碚同說文堅也石狀）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

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至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祀或者猶望

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囊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裴塤字行此書皆具惟不詳其爵位公時謫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璀誅鎮冀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是年作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亦契丹人故書云奚虜也

應叔十四凡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

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授賣也）不得者譸張排恨（譸音輈誑也周書無或譸張為幻）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已矣而嗔罵者尚不能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已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熈熈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劉向別録鄒衍在燕燕有谷地寒不生五穀衍乃吹律而温氣至堪植黍今謂之黍谷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

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川考績已久獨蕿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凡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凡嘗得一無二字數書無恙凡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據蕭俛本傳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

元和六年台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其末云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益有望於俛者如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之叛至元和五年七月赦王承宗正有望於賊平慶賞可及罪謫耳

思謙凡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向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間哉

一作造其門 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媢音冒妬也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一作言僕以悦

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歳歳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非是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凡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重上聲膇他偽切釋足腫也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瘆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

國人楚越閒聲音特異鴂舌啅譟（鴂音決孟子南蠻鴂舌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馨么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陰說文不能言）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

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株敗腐（株一作枿牙割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

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罷稍解矣然後名收䰟魄買土一壟為耕甿朝夕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凡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與䠂息無異以其年考之當在元和四年作建與崔羣敦詩最厚集中有送羣序嘗及之故此書末及裴應叔蕭思謙且及敦詩云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篆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一次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藋徒吊切聞人足音則跫然喜跫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一作塞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顫音戰髀音陛痺必至切濕病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

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說文虫也爾雅謂之蝝）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疣（一作痏羽軌切疣痏也）時到幽樹好石蹔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

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使便耕田藝麻娶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四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

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切又況羽切吹也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誠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一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叙謂初與論同薦於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

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趍權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顧公益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而此書云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則贈謚之榮亦諸門生之力歟傳又云始少連携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閔耶公時尚謫永州故懇懇猶有酬德之意云一作十一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一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

也纓冠束袵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嫗翕趄（煦吁句切吹也趄千余切赵趄也）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雹滅飈遊（飈甲遊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之人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向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皇皇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璅音鎖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恨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

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垂謬於時離散擯抑擯必刃切弃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因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向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流貌　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